

风物写意

那些花儿

■ 王红雨

早晨外头倾盆大雨。午后又哗哗下了起来。从阳台上望出去，雨真的是从那边的城区施施然跨过海甸溪而来，一大块移动的白茫茫。

雨中的空气尤其清新生动，我总想把家里能打开的门窗都打开，包括书房里的这两扇，只要雨不飘进来淋到窗台上的一大束薰衣草——那是远在夏都西宁的大学城好友专门订购送来的伊罗薰衣草，助我安眠保我平心静气。性急的我在一点一点摘薰衣草花瓣装进小袋子的时候，感受着片刻的安宁和治愈。

这样急不得地从枝条上一个一个摘下，还有黄皮。这样酸酸甜甜原汁原味从童年长过来的果树，所剩不多，黄皮算一个。它也不像其他的水果，又改良又杂交才有了新名字或者新添五七八门的品种，它就只叫黄皮，而且也是为数不多吃了不上火的热带水果之一。把黄皮一个个摘下来的时候，枝条和叶子都会漾出特有的清冽香气。

海岛的八月，远称不上繁花似锦，火红的木棉花在初夏便进入尾声，户外主打的是绿意沉沉，眼睛也不再不由自主地寻觅花影。但某个夜里散步归来，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芬芳，左看右看也不见什么花，纳闷。另一个晚上，同一个地点，我又闻到了花香。于是，停下脚步细细打量周遭，才发现高高攀缘在绿树从上的使君子，一簇簇粉红白的小碎花，模样带着俏皮，香气带着清甜。这是我第一次识得使君子，据说使君子的花会变颜色，初开是白色，逐渐变成粉红色，逐渐变成大红色，然后枯萎。无厘头的我联想到那天早晨走路回来，驻足在大桥下看一群女子跳广场舞，前面一个身材健硕的壮年女子，一袭大红衣裳，跳得投入，透着股爽利果敢。几首歌曲之后，但见她朗声跟人打完招呼后，率先跨上电单车扬长而去，像是生活在马不停蹄地向她招手。

又一个傍晚，友人约着去一家鹅店晚餐。走到临近店家的路口，闻到一股子清香，一看是头顶树枝垂挂下串串玉蕊花，在这烟火市井中妙曼得出尘。而我们在朴素的店里，食用着自然美味的菜肴，说着不见外的话，看窗外风吹树叶，带来心头的清爽凉意。

说起来，使君子和玉蕊皆为夜香型花卉。玉蕊花据说只是夜里开花，清晨便会凋落。而更为常见的鸡蛋花，似乎也是在夜里香气更浓，那朵朵淡黄乳白的花开在沉沉夜色里的郁郁叶丛中，望去像点缀着一颗颗星子，又遥知不是星，为有暗香来。

还有一种花，叫黄木槿或海木槿，开在树上的浓密阔叶间，似乎只有在落了一地的时候，才乍然被看见，原来也是这般清新美丽的花朵啊。想到那会儿看根据李娟散文改编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剧中有台词：在哈萨克语里，“我喜欢你”的表达是“我清楚地看见你”。据我大学好友、资深汉语专家徐老师说，这不太合语法逻辑。不管怎样，就算误会，也还是一个生动而美好的表达，如剧中那个隔着成长岁月和熊熊篝火的对视，尽在不言中。

有时候，我也会想一想远方这个时节或许在开的花。比如合欢花。五月在北京公寓楼下，忽然想到那两株许多年前初见曾让我欣喜的合欢花树，边走边仰头寻找，一时间觉得矗立的楼房也跟着我的脚步和视线倾斜漂移，终于望见那两株合欢树，只在高高的树梢有少许叶子，树身上挂着营养瓶，被拯救着。也不知这会儿，有没有开出粉羽扇一般的绒花来？

在网上浏览一篇文章，说如今都市中产的新宠不是花，而是叶，来自热带地区的观叶植物是第一等的紧俏货。往俗里说，动辄上万的珍稀植物能彰显主人的财力和不俗的家居品位；往雅里说，这些叶片植物能安抚渴望野性丛林的都市人。渴望野性丛林，会不会也只是叶叫好龙呢？就像生活在别处，也许更多是幻觉。

八月的海南，热带植物叶片宽厚，色泽青翠，野蛮生长，生机勃勃，这或许是他的远方和想象，却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。即便归来水土气候都有些不服，也是亲切的日常。不是旅游，是过日子。就像在一个午后冒着烈日，去超市买了两个丝瓜来清炒，几根藕来煲汤，再拐进楼下花店买几枝花清水供养，等着傍晚有老友过来吃家常便饭，说随意的话。不是梦里，也不问花落知多少。

玉蕊花开。 资料图



玉蕊花开。 资料图

元丰五年(1082年)七月十六，一个风平浪静的晚上，苏东坡与道士杨世昌等人，备足酒食，坐上一条细长的小船，向人称赤壁的古战场方向划去。这时，团圆的月亮已经从东山升起，独步于两个星宿之间，披着月色的清风迎面拂来，带着丝丝的凉意，渗入人们的襟怀。众人雅兴高致，频频举杯畅饮。有人唱起了《诗经》里的佳句：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，舒窈窕兮，劳心悄兮。”白雾在江面上氤氲弥漫，水里的波光晃荡着天边的云彩。他们放下船桨，任凭小船像苇叶那样顺流飘荡，凌驾于波澜迷茫的江面，仿佛御风穿行于虚空之中，而不知要到哪里去。人也飘飘然，如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仿佛已经得道成仙，正要羽化登天。

借着酒劲，有人扣响船舷唱了起来：“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道人杨世昌，呜呜地吹起洞箫来应和，声音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袅袅的余音不绝如缕，仿佛蛟龙在深邃的洞府里舞蹈，又似是幽怨的妇人在孤舟上哭泣。受其感染，苏东坡的心情也变得悲伤起来。于是，他调整了姿态，俨然端坐，向吹箫的道人：“为何如此悲哉？”对方回答：“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’，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？从这里向西望去是夏口，向东而望则是武昌，两者之间，山川缭绕，一派郁郁苍苍，不正是曹孟德为周瑜所困的地方吗？想当初，他攻破荆州，沦陷江陵，顺着长江水势东下，战船绵延千里，旗帜遮天蔽日，对着大江举杯豪饮，横执长矛慷慨赋诗，俨然是不可一世的英雄，可如今又去了哪里？何况你我这些凡夫俗子，打鱼砍柴于江边……虽说谁都渴望与仙人一同遨游方外，与明月相拥而获得永生。但心里却清清楚楚，这些企盼终不可能实现，于是只好将心中的遗憾化为音声，寄托于悲凉的秋风了。”

宇宙无穷，人生苦短。面对耳熟能详的立论，东坡作出了睿智的回应：“你可知道这水和月？水总是在不停地流淌，但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地消失，只是从一处地方流向另一处地方；月亮看起来有阴晴圆缺，但它本身其实并没有增加或减少。从生灭变易的维度来看，天地万物没有一刻不在流动，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消停；从不生不灭的维度来看，万物与我皆是亘古永恒。如此看来，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？何况天地之间，万物各有主宰，若不是自身本来具足的，即便是一丝一毫也索取不了。唯有江上之清风，及山间之明月，耳朵听到便有了声音，眼睛见到就有了形状与色彩，获取它们不会受到禁止，受用它们也没有穷尽的担忧。这是造物主恩赐予人的无尽宝藏，我和你皆可以共享啊。”

东坡慷慨陈词一番高论，让大家心情豁然开朗，脸上相继露出了笑意。他们把杯子洗净，重新斟上佳酿，将盘子里的菜果品一扫而光，然后就横七竖八、互相枕藉着沉沉睡去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东方已升起了鲜红的太阳。

这个夜晚堪称神游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

轼纪风华

苏东坡与《赤壁赋》

■ 孔见

妙的夜晚。苏东坡将其描述下来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《赤壁赋》。此赋文辞意境俱佳，诗情与哲思并茂，将人生置于浩瀚空间与无穷时间，探问与打捞其存在的意义与况味，承接天地赋予生命的恩典，体悟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内涵。还从不同的侧面来观照同一种事物，避免因片面的知见让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迷狂之中。从中可见，作者深厚的人文素养与精神造诣，尤其在道家与佛学方面。有人评说“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”沿用了《庄子》句法：“自其异者而观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而观之，万物皆一也。”但作者并非食古不化，而是在参透义理之后自由兴发，让活脱的文字泉水一般地恣意流淌，蔚然成为文赋的绝唱。

《赤壁赋》写就之后，东坡内心的激情久久难平，尚有未尽之意有待抒发，于是才有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——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

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

如果说，《赤壁赋》将人的生命置于浩瀚的宇宙星空，来探寻其存在的意蕴，那么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就是将生命个体置之宏大历史进程，在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、大浪淘沙的情境中，来展现走人历史者超迈的精神气概。前者有佛

道解脱超越、逍遥物外的旨趣；后者则充满儒者匡扶社稷、杀身成仁、救济天下苍生于水深火热的情怀抱负，而这二者，都兼备于东坡的人格当中，如同波粒二象，相反而又相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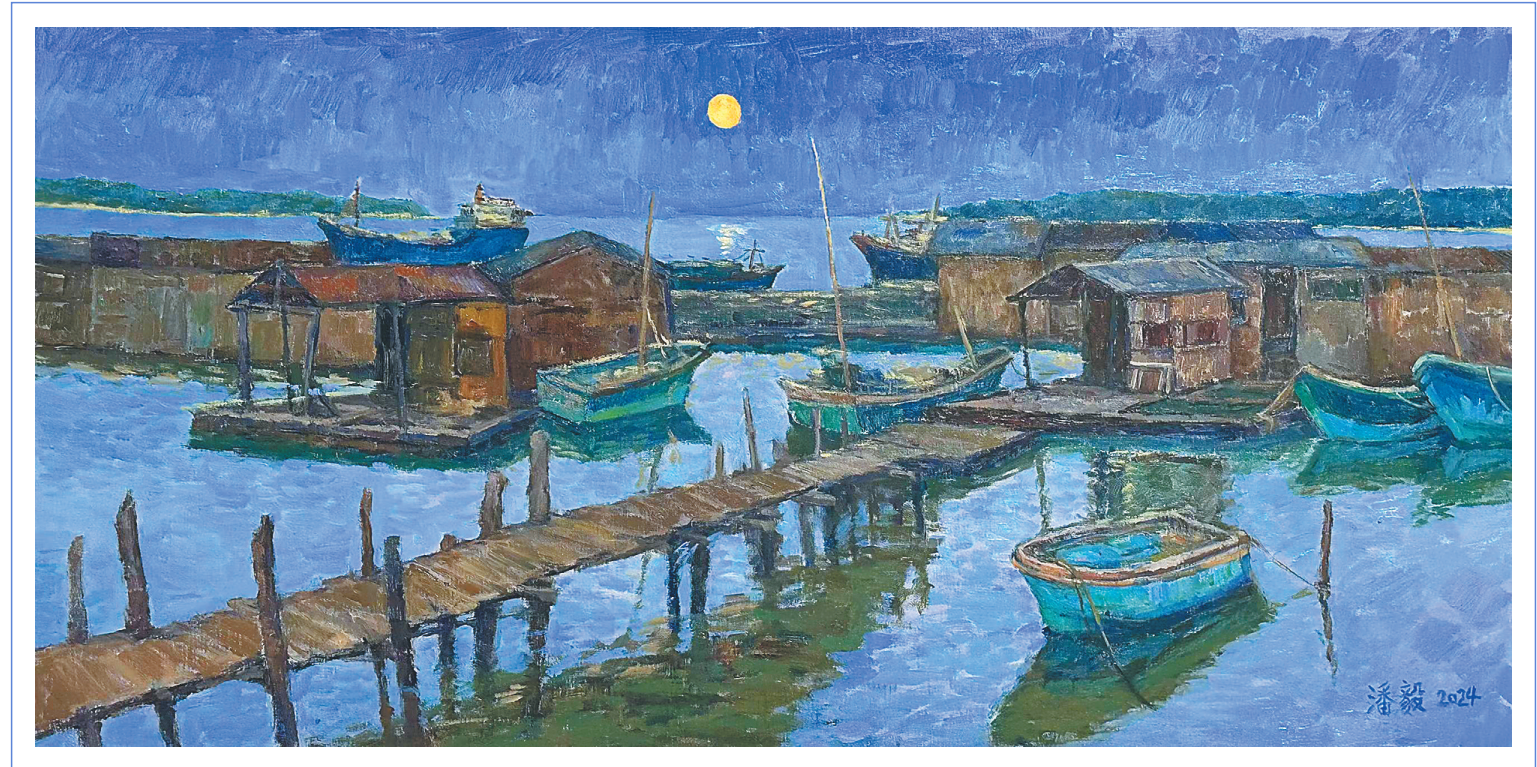
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完成之后，苏东坡仍有余绪缠绵于胸臆之间。十月十五，又是一个月圆之夜，他和杨世昌道士等人，踩着各自的影子，从雪堂返回临皋亭。路上抬头一望，发现月光摄人魂魄。如此良辰美景，用来睡觉未免太过可惜，而世上的事物，唯有明月和良心不可以辜负。东坡于是感叹：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客人中有人回应：“今天我网到几条大嘴巴鱼，细细的鳞片，就像吴淞江的鲈鱼。不过都这么晚了，哪里能弄来酒呢？”东坡进家询问妻子，王润之告诉他：“家里还有一斗酒，已经藏了很久，就是为您不时之需准备的。”于是，三个闲人带着酒与鱼，再度划船到赤壁之下。这一次，除了在江面捞月，他们还爬上高耸的崖壁，并有了许多不同的发现，遇见了一只翅膀像车轮一样大的巨鹤。回来之后，东坡做了一个古怪难解的梦。梦醒之后，他将夜游的过程记录下来，就成了《赤壁赋》的姐妹篇《后赤壁赋》。与姐篇相比，妹篇只能算是一篇记文。不过至此，对于赤壁，东坡终于无话可说了，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感觉：无语之时的千言万语。

黄州时期，东坡留下的文字中，最为精妙的，除了《赤壁赋》，就要数《记承天夜游》了。这篇不满百字的日记，文字干净清通，在极其寻常的记叙中，透露出禅者难以言表的澄明之境——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，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

苏东坡的作品里，多次出现“闲人”“闲者”的意象。他们是内心宁静、不为纷繁的世事扰乱、也不庸人自扰的人；他们是慢生活的当事者，天地之大美，万物之灵韵，都是为这类人准备的盛宴。他们没有辜负这个世界，也没有辜负自己临在的生命。

黄州后期，东坡性情变得愈加豁达，有一首词值得记忆，那就是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这是中途遇雨的应景之作，但却出手不凡，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，并列为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。它表明，在遭受命运沉重打击之后，东坡的精神创伤已经得以治愈。从此，他竹杖芒鞋，且歌且行，也无风雨也无晴，人世间的一切遭际，包括悲欢离合、生老病死，都成了路旁风景。



《宁静的港湾》(油画) 潘毅 作

名家剪影

骆秉章的『小题大做』

■ 姚奎川

骆秉章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并称为“晚清八大名臣”。近日在读他的传奇人生，了解到他鲜为人知的一面。

1867年，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，地位随之上升，声势也更加显赫，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。此时，许多人都挖空心思想要接近他攀附他。不过，对于那些势利小人以及想靠走后门发财的人，骆秉章一概拒之门外，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机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此时的骆秉章并没有因为位高权重而心生傲慢，反而与之前一样，不管是接待上级还是对待下属，都保持一贯的谦逊和热情。

有一天，骆秉章手下的一名小吏有事前往他家拜访。这名小吏寂寂无闻，家庭条件一般，生活非常拮据，许多人都瞧不起他，因此，他平日根本不交几个朋友。

让小吏意想不到的是，当他到达总督家后，总督不但像招待朋友一样亲切热情，更以接待贵宾的礼节请小吏

上座，而且还特意让家人准备了丰富的茶点让小吏享用。除此之外，骆秉章还一再嘱咐家人，在小吏临走之时，别忘记再让他带上一些糕点回家，拿给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品尝。

就在此时，骆秉章手下的一名官员正好前来向他汇报工作，当看到总督竟然在热情地招待一名小吏时，对方非常惊讶，赶紧躲在一旁避让。待小吏离开后，这名官员疑惑地问骆秉章：“刚才那个小吏只是无名小辈，放在其他地方，别的官员根本不会正眼瞧他，可你却用招待贵宾的方式来接待他，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？”

听了手下官员的话，骆秉章严肃地回答道：“在官府，人有地位高低之别；可在家，只有主客之分。对于我们这些身居要职的人来说，只要你做到真诚廉洁，下属自然会敬服你；只要你用平等的方式与他们交流，下属自然也会信任你。不管何时，如果真的要树立自己的威信，何必一定要用骄横与威势的姿态去镇压他们呢？”听了骆秉章的一番话，那名官员

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人际交往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，不管贫穷还是富有，别人对你的尊重，是建立在你在别人尊重的基础上。任何良好的人际关系，都会让人体验到自由和真诚的舒适感。

骆秉章就秉承这样的平等理念来对待他的属下和百姓，因而，他得到了百姓的拥戴。



骆秉章塑像。 资料图

诗路花语

山知道(外一首)

■ 唐鸿南

我不敢肯定
山是不听人话的
不然
山为什么
会站得那么高

即使我走了上去
山也不会害怕
山知道
我是山
但我的山
最终还是要走下来

◎ 预言

我无法感觉到
会有一种预言
跟随着我
直到有一天
我身体的躯壳
真正抵达了
这种境界

我的生命
才在无知觉中
躺在没有归途的
时空之中
再次获得重生

阅读秋天

■ 杨明军

以孕育和拔节的形式生长
最终用分娩的壮举了却心愿
仿佛小懂懂远方
仿佛大地向往天空
这也许不是一粒种子的初衷
但却注定了抵临秋天的宿命

开往秋天的列车朝气蓬勃
稚嫩与新奇前呼后拥
历经风雨交替的反复锤炼
喧嚣的内心也已趋于平和
春讯在眼眸里悄悄淡化
夏花也已收藏在记忆之中
成熟饱满的渴望
蜕变为青春号角唯一的奔赴

生命的过往曲折坎坷
踉跄的脚步带风沐雨
花开花落记录着岁月的年轮
寒来暑往承载着时光的旅程
无论是春意盎然的悸动
也无论是五谷飘香满足
其实都是上苍赋予的无限恩赐

中秋思亲

■ 杨立春

春有春的种要种，秋有秋的成果要收。夏有夏的坡，要爬冬，有冬的坎要过

不美他人闲，只因
未经他人苦累与时艰
不慕他乡月更圆
土生土长的瓜果分外甜

月缺尚有待圆时，人若缺
此世再难全。供桌上一碟月饼
母亲可否闻出中秋烟火味
空白地址，满纸思亲，恩情难寄

黑夜里，无数双黑色的眼睛
紧紧盯住正在发芽的梦
梦里有关隙
唯有故人能够穿越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